



哼着小曲去看水

| 黎喧



诗人朋友说,他喜欢的浪漫是哼着小曲去看海。

我说,我是农民的孩子,觉得生活中的浪漫是哼着小曲去“看水”。

我的老家在乡下,“看水”指的是一项农活,看看秧田里有没有水,会不会旱了,或是看看从山中引往家里的水是否洒了,滴了,漏了。

“这几天,来的水越来越小了。乖囡,你早饭后去看看。”才起床,我就接到父亲交办的“看水”重任。小时候,我特别能干,父母亲常常不把家里“看水”的任务交给体力充沛的爷爷,以及长我3岁的哥哥,让我觉得“无上光荣”,以至于整个童年都感觉自己是父母亲眼中特别听话,特别能干,特别受宠的佼佼者。

家里的水,是从离家一公里多远的村尾,一座庙堂边的一个泉眼中引来的。引流的水管是一根根插去节心的竹子。去“看水”,实则是去看看沿途首尾相连的竹管哪儿出了状况,让水外流了。干这活儿,要带的工具还真不少,劈草刀、破棉絮、小铁线、铁锤子、老虎钳、竹签钉等家伙,一个都不能缺。

耳濡目染父亲“看水”的一招一式,学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从家里出发,哼着小曲儿,顺着引水的竹管,一节节细细巡察。发现故障,不急于排除,先在心里默记下具体位置。遇到

有芦苇蒺藜遮掩的地方,用劈草刀小心翼翼地将其割除。

巡查到水源地,已然心中有数。待返回时,再各个击破,逐一解决。竹管破了,围铁线用老虎钳扎紧;竹筒与竹筒的对接处如果滴漏,就放棉絮,用竹签钉塞紧。遇到最麻烦的,莫过于竹管被路过的牛水拱倒拱翻了,得找符合尺寸的树杈来支撑固定。我常常使尽浑身解数,依旧无济于事,我只能

以失败告终,等待大人来处理。借此机会,乘机玩水是必须的。我想,之所以我会乐意看到家里来的水不大,或是断水,想通过看水来解玩水的馋,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相比之下,去田间“看水”这项任务就显得要艰巨得多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年龄的一天一天长大,好男儿就该担此重任呀!于是,十四五岁时,我就毛遂自荐开始尝试着干这农

活。最为烦扰的是,遇到接连几天下雨,很可能会造成田埂塌方。扛上铁锄,我得绕着一丘丘田的田埂查,不时地寻找石块或挖土修补,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满身满脸都是泥。然而,每每干完活儿,驻足田埂,看一看眼前的一棵棵绿油油的精神抖擞的禾苗,在微风轻拂下此起彼伏的爽朗身姿,心里就觉得特别地舒坦。自然,哼着小曲回家,也成了一件十分顺理成章的事。



好好吃饭

| 李楚萍



父亲

| 胡美云

老中医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像两枚悬在宣纸上的月亮。他听我讲完最近心悸失眠,忽然平静地问:“平时胃口好吗?”诊室里浮动着药柜的木香,当归与熟地的气息在阳光里织成金纱,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胃口一直都很好。”

这答案竟让老人眼底漾开笑意。他摘下眼镜,镜腿在处方笺上投下两条细长的影,“能吃是福啊,像这样好好吃饭的年轻人,不多见了。在他身后,玻璃罐里的陈皮在光线中舒展,我恍惚又看到,很多年前那个坐在老居民楼阳台上的小胖子,正捧着蓝边粗瓷碗,一边晃悠着小腿东张西望,一边匆匆把最后一口酱油拌饭扒进嘴里。

外婆总笑我是“嘴大吃四方”。楼下阿婆种的丝瓜都能配下半碗饭,挑担来叫卖的豆花永远让我牵肠挂肚,连菜市场卖腌渍桃子的跛脚伯都记得留最脆的给我。童年像只总也装不满的陶瓷,盛着菜市场配稀饭超绝的“小荷兰豆”、校门口的冰镇绿豆汤、外公早起煎得焦香的巴浪鱼。有回春游暴雨困在凉亭,我把书包里压扁的特香包饼分成五份,看同学们干吞也吃得眉眼弯弯,突然懂得胃袋里不仅能装食物,还能装下很多东西。

青春期女孩开始往裙腰里勒皮带时,我仍坐在榕树下啃腌桃子。蝉鸣声里,有回体育课跑不动八百米,索性偷偷躺在草地上看云,听见路过男生嘀咕:“胖得像发酵过头的

馒头。”我翻身抓起半块蔫掉的太阳饼朝他晃:“喂,刚出炉的才最好吃呢!”饼屑簌簌落在校服前襟,恍惚是春祭时撒向土地的麦种。

去年冬天,病毒如野火般迅速掠过城市,高烧中的夜晚格外煎熬漫长。额头滚烫如煨着炭,我却执着地爬起来熬白粥。米粒在砂锅里咕噜咕噜欢快地翻滚冒泡,蒸汽升腾,熏得橱柜玻璃蒙上一层细密的雾,晃神间,我看老房子灶膛里的火苗。切姜丝时想起外婆的话:“再难也要往胃里垫点热乎的。”就着腐乳吞下两碗粥,竟在米香里尝出某种久违的甜。那些吞咽的瞬间,都是我们在人间打的绳结。

隔天,晨光手脚轻慢地爬上窗台,体温计的水银柱终于回落原位。厨房飘着萝卜排骨汤的诱人香气,邻居阿伯隔着防盗门喊:“闻着这味儿就知道你好!”忽然想起中馆墙上的《脾胃论》,原来我们的身体里都住着位灶王爷,日日炊烟不断,便是最虔诚的供奉。

如今每次端起饭碗,总觉得捧着的不仅是瓷碗。米粒间藏着台风夜的烛光,汤勺里晃着老药铺的药香,筷尖上栖着无数个充满烟火气的清晨与黄昏。那些被我们咽下的酸甜苦辣,终将在血肉里长成绵延的江河。所以你看,人生再踉跄,也要记得往胃里装点吃食——毕竟连神明都爱闻烟火气,何况我们这些在尘世打滚的凡人呢?

父亲念过书,能写会算,在那个年代的小山村,也算是有些文化的人。从我能记事时,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小时候最喜欢看父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打算盘记账,当时很好奇那些圆轱辘般的算盘珠子在父亲手指的拨动下,怎么就能变成一行行的数字?于是对父亲又多了许多崇拜。

听母亲讲,父亲辍学是因为爷爷奶奶的相继早逝,当时只留下十多岁的父亲带着好几岁的妹妹相依为命,温饱都成问题,上学自然不用想了。

艰难的日子虽然没有消磨掉父亲与生俱来的善良,却让他成长成了一个向甚至有些木讷的人。父亲寡言,但很好说话,很爱笑。相较于母亲因为好强而给我们立的诸多家规,以及动不动就出现的严厉责怪,我们几个孩子更愿意亲近父亲。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被母亲责骂时,他会选择和我们站在同一边,先是装作很怕母亲的样子,说几句不痛不痒,但又能引起我们共鸣的话,责怪一下母亲的不是。等我们心情平静了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角色,和我们推心置腹地聊天,说起母亲的种种不容易,说起母亲的勤劳能干,说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付出比他还多。

因为父亲过于老实的性格,会计的职务被有心人替走了。再后来,父亲到窑厂上了几年班,窑厂关停后,父亲便彻底失业了。这样几番周折,父亲早已过了学一门手艺的年纪,随着我们姐弟四个相继出生,渐渐长大又陆续走进学校,原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在母亲的不断念叨甚至埋怨下,父亲最

终还是低头认命,开始到工地上卖苦力做小工,一做就是许多年。

我自成年以后,就独自外出打工,一面寄钱补贴家用,一面学习提升自己。父亲极少给我写信,母亲不会写字,所以我基本不给母亲写信,只是偶尔会往家里给母亲打打电话。现在仔细想一想,在那段分开的时间里,我和父亲的交流居然是一片空白。我们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各自忙碌,互相牵挂。记得我曾和父亲提过,可以写一写信,父亲当时以工地经常换地方,信容易丢失的理由推脱了。

我的抽屉里至今仍然收着的那封信,也是父亲唯一写给我的一封信。那是2002年,我远嫁福建的第一年。那时候,父亲很少到远的城市打工了,只接一些近处的活,更多的时间是和母亲一起种田种地。收到父亲的信后,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到父亲写信,母亲果然又是一番絮叨:“搞不懂你爸,也是念了书的人,平时能写会读的,让他写一封信给你吧,难得跟登天似的。信的开头还是我一句一句念着给他写的呢!”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快12年了。父亲的信我已经收藏20多年,每每再看时,母亲电话里所说的话和话中的场景依然浮现眼前:在灶台边放下手头事催着父亲写信的母亲,趴在旧日的八仙桌上一笔一画认真给我写信的父亲,如此清晰。父亲信里那些一个字一个字说给我听的家中琐事,还有那些对远嫁的女儿溢于字里行间的担忧与殷殷叮嘱,每有读之,仿若时光倒流——父亲正站在我面前轻轻说着家常。



春山深处(组诗)

| 林秋蓉

群峰,披挂着袅袅云雾涌而来
松针微颤,墨色渐褪
被朝晖泼洒的溪谷
似摇曳在光影婆娑的水面

一串串鸟噪虫吟
随着大风车扇叶的转动透亮起来
滴滴进山塘田畴一亩又一亩
绯色曙光,在旋耕机的“突突”声里
轻轻点燃古城墙上的灯塔

曙光沿着时间的脊背
把渠畔的水草点化成灿烂诗句
春山深处,汩汩活泉
涤净了多少尘履

湛蓝的天幕下,牛羊呼儿唤母
黄斗笠立在田间地头
敲击锄舌和捶打膝盖骨的声音
一阵紧似一阵

我是沃野上的一棵薯苗

我是沃野上的一棵薯苗
扎根泥土,面向太阳
未加雕琢的修辞太过乏味
我的花冠里有斑斓星光逗留
蔓叶有绚烂彩霞为我加冕
在岁月里俯身笃行,我的藤蔓
匍匐在塬上,聆听大地
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我的果实蕴藏着田野的芬芳

春分后,一页页诗笺
埋下我朴实无华的话语
我有与花生一样的品格
因此坚守着热烈而滚烫的信仰

一株薯花,迎风吟唱着
宋元泉州海阔天空的乐章
一方石头,在刺桐城的青山碧水间
腾跃而下鹰击长空的翅膀
韵律铿锵
若硕果累累是棵薯苗的使命
我注定要以纯真的笑容拥抱光明

春

| 叶小荣

蛰伏的梦在早春的雷鸣声中醒来
其实
雨的欢腾只是活力的开篇
生命的脉动早已蓄积而昂扬

看
玉兰的号角已吹起
它奋力抬头的那一刻
世界都在倾听 高昂的宣言
每一个花瓣儿都在传递充沛与自信
空气与空气碰撞 鸟鸣聚拢而来

一切都一起摆动,一起向上
春的音符伴着花香氤氲 奔流
此刻
我们的心情也如溪水轻歌,鸣鸣正欢

终身学习砺初心 法理共情解民忧

——专访福建开放大学南安学院2004级法学专科、2006级法学本科学生黄家栋

■记者 洪丽燕 李想 文/图

“感谢开放大学南安学院的教育,这段难忘的学习时光赋予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终身学习、服务人民的信念。”南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五星调解员黄家栋如是说。

从事调解工作十几年来,他以法律之剑破解难题,持共情之桥化解干戈,用“年均化解纠纷80余起,成功率98%、收获20多面锦旗”的硬核成绩,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书写了“情为民系,公正无私”的生动注脚,并先后获得“泉州市2013—2015年度优秀人民调解员”“2017年度全市优秀调解员”“第三届南安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学习进取 以法为盾铸就专业底色

“成为一名调解员,属实有些‘巧’。”黄家栋说,早前,他还只是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仅为中专学历。

“高尔基曾言,‘人的天才只是火花,要想使它成为熊熊火焰,那就只有学习,

学习!’对一名法律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黄家栋说,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and 学历,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在拿到开放大学南安学院的法学大专学历后,他继续报名攻读南安学院的法学本科。学习期间,他坚持工学结合,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刻苦钻研《民法典》《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与模拟法庭等实践课程,不断夯实自身法学专业的理论基础,为调解工作积累了扎实的知识储备。“学校的老师很多是法官、律师,我经常会跟他们探讨法理,学习怎么去调处民商案件,在调解方面也掌握了自己的一些方法。”黄家栋介绍。

好的机会往往眷顾有准备的人。2009年,南安成立联合调解中心,组建起专门的调解员队伍,彼时黄家栋也刚好从南安学院本科毕业,机缘巧合之下考进了市里的管委会,正式成为南安司法调解队伍的一员。有法律专业“打底”,加上自身孜孜不倦地学习进取、刻苦钻研,他很快从调解新手成长为精通法律、善用政策的行

家里手。之后,在坚持边工作边学习的情况下,他还顺利地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成为我省少有的“持证”调解员之一。

扎根基层 以情为桥化解万千矛盾

“我们在学习中要讲究方法,在调解工作中更要找到自己的门道。调解时,我们要找准根,把准脉,准确地摸准‘门儿’,促进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黄家栋说。在调解不同类型的纠纷时,他会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调解方法,注重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特征,而后对症下药,做出妥当的调解方案。

“要做好调解工作,一定要从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依情、依理、依法,找出突破口、切入点,做到与民共情,耐心办事,‘中心’说话,真情实意为当事人服务。”他谈到。在调解南安市某医院新生儿烫伤纠纷时,患方情绪激烈,围堵在医院科室。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凭借娴熟的调解技巧和丰富的调解经验,迅速找出案件焦点,并正确引导

当事人的思想,情与法结合,连续2天2夜进行调解,最终使这起一触即发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群体性的冲突案件得到顺利化解。

由于长期从事调解工作,他总结出“调前先普”“边调边普”的调解模式,将普法融入调解全过程。在调解劳动纠纷时,他不仅促成赔偿协议,还向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条款;面对邻里矛盾,他通过“模拟法庭”让双方理解决讼成本,引导自愿和解。

“通过‘调普结合’,不仅能让当事人在调解前、调解中了解了对所涉矛盾的相关法律法规,也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调解中增强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黄家栋说。

扎根基层调解工作十几年来,黄家栋的倾情付出也获得多方肯定,其事迹曾在《八闽快讯》《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进行专题报道,成为基层调解员标杆。



人物 名片

黄家栋 福建开放大学南安学院2004级法学专科、2006级法学本科学士,现为律师、福建省一级人民调解员、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泉州市检察官关听证员、南安市政协委员、南安市法治政府建设特邀监督员、南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南安市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先后获得“泉州市2013—2015年度优秀人民调解员”“2017年度全市优秀调解员”“第三届南安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讲好开大故事,传播开大好声音